

溜

高

迷

林

籀高述林卷八

瑞安孫詒讓

秦權拓本跋

度量權三者爲世程品其用至重而古今流變乖異亦特甚余曩據漢志劉歆銅斛以證嘉量據漢長安慮僂銅尺以校周尺雖數度小差而形法大致相近惟權則周經漢志文制不同莫能稽覈也考工記玉人云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君云駟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此周權以玉爲琮爲后王之專制蓋不通於臣民公私恒用當以銅爲之要其爲琮形必斲若畫一爾漢律志說五權則云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

終而復始無窮已也孟康云謂爲錘之形如環也漢  
權以銅爲環與周琮異制然爾疋云肉倍好謂之璧  
肉好若一謂之環班云圓而環之則肉好宜若一又  
云肉倍好則是璧非環兩文復自相悟豈以環璧皆  
圓而有好與周旋無端之義咸得相傳偶未別白歟  
至今權皆有鈕以縣玉人王琮有鼻后琮當亦然說  
文鈕訓印鼻是鼻卽鈕也而漢志五權不云有鼻亦  
無以定之蓋周漢權制舛悟難合非見古權固無由  
校論理董之矣辛丑臘月長白午橋尙書以所藏秦  
權精拓手跋其後介黃君仲弢寄貽尋校索日則積  
疑爲之渙然蓋秦權下圓而如環肉好亦疋若一合  
於雅訓是知漢志云圓環是也而云令肉倍好則爲

未窠上端有鈕隆起高數寸則卽玉人所謂鼻明秦漢環權必皆有鈕以貫組漢志蓋文偶不具往者讀史妄意環權或卽以好代鈕亦自可縣合見此拓迺知肌揣必不如目諛也仲弢又出別拓見示形制較小上有大駝兩篆甚奇其邊爲觚棱不正圓亦尙書所藏者竊謂此卽放周琮權之遺象凡琮之恒制爲鈍角而入觚故大宗伯鄭注云琮八方象地洪文惠隸圖撫漢碑陰畫琮有爲五角十角形者雖制有增損要其不爲正圓之形則同今大駝權亦爲入觚形足相參證綜約論之古權初制蓋入觚以象琮流傳既久漸剝觚爲圓遂成環形觚方環圓二制秦時蓋通行於世而鈕鼻繫組則相承無異權制之流變小

異大同各有本始軌跡顯較可推校也聞尚書所得秦權甚鏗而此權制特大手跋定爲五權之石權精鑿至論前無古人至於觚圓鈞石燦然畢萃尤爲集古勝緣遐睠海天爲之神往昔荀勗何承天朱异蘇頌輩校定律度並博求古器資爲程法今尚書以閔達忠亮膺岳牧之寄當光佐

天子更法自強紹開中興儻將攷協權衡用照示萬國甄古作範固知不藉它求矣壬寅孟陬書

秦大駮權拓本跋

秦權量自隋唐以來閒有流傳咸珍爲瓌寶近長白甸齊尙書端方所藏有秦權七秦量一箸錄之富遠輶宣和御府他勿論已七權其六皆圖如環余以漢

律麻志所說攷之其肉好畧同惟此大駝權爲八觚形獨爲環異按考工記玉人云駝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駝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君大宗伯注說琮八方象地然則周權恆制必八觚如琮矣以此推之秦時權制蓋有兩品觚權沿晚周之故範圍權爲漢志之權輿其流變各有本始非苟爲侷異也抑鄭君之釋琮也不詳其好之有無梁崔靈恩三禮義宗隋潘徽江都集禮並據白虎通說定爲有好而聶崇義三禮圖則據阮謏禮圖說云無好近儒戴氏東原段氏若膺黃氏元同皆從其說余謂許君釋琮形如車釭釭爲車轂穿沓軸函其中琮形似之則固有好矣今此權中有好亦周琮之遺象然則周駝琮

可證此權之八觚而此權又可證周琮之有好但依  
白虎通說琮云方外圓中證以許君車釭之訓則琮  
好必圓此權好亦八觚與表同則小有變易耳秦權  
文字奇古昔顏黃門小司馬咸據以證史而不知其  
符契經義繆願如是信可寶貴尙書頃又以拓本介  
仲弢見示屬爲審定謹拉襍書此奉質倘理而董之  
也

大驪兩篆文在權上與鈕相接處夾鈕左右分列  
字大約五分許攷大驪爲古地名漢書地理志河  
南郡密有大驪山澠水所出說文水部澠字注作  
大隗山海經中山經有驪山亦卽此也元和郡縣  
志亦云大驪山在河南府密縣東南五十里本具

茨山黃帝見大隗於具茨故亦曰大騄若然大騄之地蓋因山爲名此權卽其地所鑄故勒篆於其上今代所傳秦權量紀地名者僅見此品奇異希覯不徒以八觚見珍也癸卯七夕檢匊齋尙書所贈拓本并附記之

新始建國銅鏡拓本跋

右新莽宜子孫竟祥符周季況太守星貽得於閩中太守歸老吳門以付其外孫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余前廿年於亡友戴君子高許嘗見拓本獨山莫先生子儂爲跋尾所著金石經眼錄亦載之子高物故拓本不審歸何人今鶴亭以手拓本寄贈恍如見故人矣余舊藏漢竟拓本近百種皆無紀元此竟獨年



號明哲文既古雅篆勢尤奇崛信可愛玩莫先生所  
釋頰疏鶴亭既誕正之余復爲補釋數字略可誦說  
文曰唯始建國二年新家尊詔書口下大多恩賈人  
事市不財嗇田更作辟廳治校官五穀成熟天下安  
有知之士得蒙恩宐官秩葆子孫又鈕閒曰宐子孫  
大凡五十四字詔書下一字莫釋爲畝鶴亭釋爲赦  
諦審字形似效字然文義仍未愜姑闕之賈人事市  
不財嗇田莫釋爲賈人事禾丁貳嗇田鶴亭釋爲價  
事利市躬嗇田以字形審之賈人當依莫釋禾當爲  
市丁貳當爲不財財卽才之段借字此八字句言爲  
賈人者則從事於市其不才爲農者則治嗇於田市  
與田不財與下有知文並相對也嗇字又疑當爲蓄

漢隸苗字多變作畱此下作畱與彼相近齊民要術  
引崔寔四民月令云雨水中急菑強土黑墟之田菑  
田畱田義皆可通未能決定也更作辟靡治校官辟  
莫釋爲符誤鶴亭正之極塙應舊並釋爲應以篆文  
偏旁審之應中箸。塙是應字漢隸應字多作靡卽  
其流變下似从心者疑邑下卍形之變要皆增羨之  
筆古竟文往往增消任意不能盡以六書之誼繩之  
而此竟文又通體糾屈詭異甄豐六體五日繆篆或  
其象類與校官舊釋爲百官亦誤漢書王莽傳元始  
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卽更  
作辟靡治校官之事也宜官秩秩莫釋爲蔽鶴亭正  
之亦塙葆子下鶴亭釋有重文今諦審雖似有筆畫

而實非重文。鍾聞宣子孫子下亦有羨畫可證此語。竟銘恆見皆無重文有之則爲綴複此竟首句九字。第三句八字修短無定例則末句固不必定爲七字矣。管見所及漫書之以復鶴亭并以質季況先生幸理董其然不也。猶憶同治季年余與莫戴兩君同客江甯莫先生於讓爲父執嘗得侍燕譚而子高與余同爲金石篆籀之學踪跡尤密始以此竟拓本見示詫其奇古而未及悉心審校雲煙過眼忽忽二紀兩君宰木已拱而余幸從鶴亭重觀此拓得相與精釋其文字惜不令兩君見之俾同此愉快也。

阮摹天乙閣宋拓石鼓文跋

第一鼓避歐其口其下一字薛尚功鄭樵並釋爲孫

施宿潘迪釋爲時王氏萃編迅薛鄭作孫張氏石鼓  
文釋存亦謂按天乙閣本孫字爲近其實非也此字  
當迅明趙古則釋爲特此本雖重摹而泐痕中特字  
猶隱隱可辨蓋其摹勒之精如此今世拓本此字雖  
形及牛字下半亦尙可推測說文牛部特字注朴特牛父也朴當  
爲樸蓋藉木素之樸爲牡牛之名與木皮之朴音同  
故轉寫爲朴王篇牛部別有樸字訓特牛則又依樸  
字增易爲之然可證說文朴特字當作樸也此鼓云  
遜毆其特其來趨趨後又云遜毆其樸其來遺遺特  
樸義同分用以緇均近儒陽湖孫氏武進莊氏竝祖  
馬定國說以鼓爲後周物則此文疑卽本說文特字  
訓矣樸特本爲牛父此段爲牡獸之偁古訓湮隊非

鼓文有此二字則說文特字注義幾不可知而讀者不審繆誤相踵段氏說文注遂据南宋人楚辭補注誤引之文刪樸牛父也爲特牛也不亦疑乎

爾雅釋獸豕生三豨二師一特周禮大司馬鄭司農注一歲爲豨二歲爲豨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詩伐檀有縣特兮毛傳亦云獸三歲曰特廣雅釋獸此鼓後文云射其獮蜀獮卽獸四歲之作四歲肩則特或用獸三歲義然樸卽朴特之樸固無可疑也

書南昌府學本漢石經殘字後

漢熹平石經自黃長睿洪文惠著錄以來治經者掣校無贖義惟論語碑未校蓋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

有蓋肆乎其肆也六字自來攷釋石經者皆莫詳其  
義今諦審之當卽顏淵篇哀公問於有若章之異文  
蓋蓋肆乎卽盜徹乎之異文其肆也卽如之何其徹  
也末三字之異文石經凡校異文皆撮舉數字不錄  
全句如求善賈而沽諸沽魯論作賈石經校語止舉  
賈諸二字是其例也蓋本迅盜得聲肆徹古音亦相  
近段氏六書音均表徹字在十二部肆字在十五部並  
得通段小爾雅廣言云肆緩也此肆亦勸其緩征賦  
卽周禮大司徒十二荒政之薄征也鹽鐵論取下篇  
云樂歲不盜年饑則肆桓次公正本論語此文足爲  
塙證石經所記諸家有無不同之說例先舉魯論正  
文而後箸盜毛包周諸本之異此條校語雖殘缺不

可攷而其肆也下缺一字下尙存一周字當卽包周之周然則蓋肆乎其肆也乃魯論正本何本作盍徹乎其徹也者乃張禹以諸家別本校定不知其爲齊爲古也至隸釋所存漢石經校語凡三事雖非全文而叙次猶舊此條在賈諸賈之哉條後而在於蕭牆之內條前與經文先後敘次亦正符合此真西漢舊本然非石經殘字尙存幾不知魯論有此異文而桓次公年饑則肆之語亦無由究其原本矣惜自宋元以逮近代石經之考殆逾十家而於此條咸莫能辨證余友寶應劉君叔俛補其父楚楨年丈論語正義遂疑其爲逸文實非也同治庚午辛未間余在江甯曾舉此義以告叔俛亦深以爲然因其書已刊成未

及追改而叔俛遽卒今附記於此蓋不勝今昔之感矣

書徐鼎臣臨秦碣石頌後

右徐鼎臣臨秦碣石頌王撫軍紹蘭嘗以家藏真蹟屬錢氏泳摹刻于焦山近常熟楊觀察沂孫又以孔氏昭孔雙鉤本鋟木傳之遂盛行于世此本卽楊君持贈家大人者是頌宋以來金石家未有著錄者頌文凡百有十字以對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文幾倍之如首有皇帝建國德平諸侯初平秦壹卅有二季軫登碣石照臨四極從臣羣作上頌高號爰念休烈戎臣奮威十句末又有二世詔書及李斯馮太疾奏七十九字與泰山嶧山琅邪臺諸刻同本紀則惟有皇



帝建國以下三句然不在首而在第三韻恩肥土域  
後又建國作奮威初平泰壹作初一泰平餘則竝無  
之其本紀所有而字異者如遂興師旅下此無誅戮  
無道四字爲逆滅息爲此作大耋殄暴逆逆此作強  
庶心咸服服此作良墮壞城郭墮此作陸黎首無繇  
黎此作黔無此作无女修其業修此作脩羣臣誦烈  
烈此作略垂著儀矩著此作箸矩此作巨又賞乃牛  
馬恩肥土域兩句此上下互易茲與大史公所見不  
同又說文又部入秦刻石及如此此頌仍作及說  
文不合然鄭文寶所摹嶧山碑已如此鄭本亦出徐  
摹阮文達兩浙金石志疑爲鼎臣所改未知其審也  
考始皇巡行天下刻石者凡六合惟琅邪臺原石尙

存泰山殘石乾隆間爲火所焚今所存者止十字之  
罌石刻宋時歐陽永叔趙德甫王象之陳思諸人皆  
見之今則莫知其存否嶧山會稽兩石久佚然世閒  
尙有重摹本蓋以上五石雖存佚顯晦不同而後人  
皆嘗得其搨本至碣石則不然禹貢舊蹟自六朝時  
已不可攷故酈道元水經河水注謂漢司空王橫言  
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張  
折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  
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橫之言  
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據此是納河故壤早  
淪東勃而嬴氏遺刻乃巍然獨在人世趙宋時猶得  
傳其搨本此事之所必無者況此本載鼎臣自跋稱

通志  
九  
端拱元年奉敕臨則此書在宋時當藏御府而宣和  
書譜載鼎臣篆書七種亦無是頌然則王楊諸家紛  
紛傳刻其果可信耶

漢司隸校尉楊淮表紀跋

表所述楊伯邳歷官始末甚詳多華陽國志健爲士  
女篇所未及可互相校補至其從弟穎伯則常志并  
無其名廡藉此存其梗槩尤可寶也表云伯邳三爲  
尚書常志止云入爲尚書不云三任攷御覽職官部  
引益部耆舊傳云太尉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  
卽閑練舊典且有榦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固薨免  
官尚書令陳蕃表行狀復徵爲尚書此伯邳再爲尚  
書之事其三爲尚書則御覽所引耆舊傳亦無其文

不知在何時矣表末云黃門同郡卞玉字子珪以熹

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謁歸過此追述勒銘故財表紀

財卽財之變體

李翁西狹頌財容車騎財字作財與此略同漢隸書才字亦多作未臧伯

著碑史晨饗孔廟後碑及西狹頌才字並如此作

財者較略不詳備之詞隸

釋濟陰太守脩堯廟碑云財紀祖禋所出

俗本隸釋財作財誤

今據影宋鈔本與漢隸字源十六哈合

義與此同翁覃溪謂財與纒裁

通用是也而訓爲始則仍失其義伯邳以累世忠貞

爲李子堅陳仲舉所薦又嘗劾治梁冀叔執金吾忠

及冀婦家子孫訓不法事蓋亦忠鯁清亮之士熹平

元二正黨禁最厲之時闢豎橫恣革賢駢首冤酷之

氣晦蝕三光卞玉以黃門謁歸獨能修同郡之敬爲

伯邳表述蓋猶中官之賢者亦呂彊李巡之流亞與

漢仙人唐公昉碑跋

此碑近世拓本剝泐殊甚不惟視隸釋所載十缺五六卽以翁王諸家所摹覈之亦模黏如隔重霧更數百年恐益不可辨矣唐君成固人漢書地理志成固屬漢中郡碑云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卽爲漢中郡吏也又云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史府謂郡府府君卽太守也西成蓋卽漢中屬縣之西城西漢時漢中郡治在焉故地理志漢中十二縣以西城爲首續漢書郡國志漢中九縣則首南鄭而西城改弟二三蓋後漢時漢中郡治南鄭與前漢異碑云是時府在西成明刻碑時府不在彼也唐君家在成固旣爲

郡吏則當在郡府故云去家七百餘里碑文義甚明  
集古錄約舉此文作府君去家七百餘里蓋以意刪  
改微失其本旨朱氏文藻校隸釋乃欲以歐校洪疑  
隸釋訛君爲在而衍西成二字所謂以不狂爲狂也  
碑又云昔喬松崔白皆一身得道而公肪舉家俱濟  
盛矣諦審石本崔實當爲崖左波雖翹然秀出而尚  
帶直下之勢其非崔字無疑喬松崖白謂王喬赤松  
洪崖浮丘伯白卽伯字省文自劉球誤例爲崔字摹  
入隸韻十五灰崔字下洪文惠以來釋此碑者並沿  
其謬列仙傳有崔文子無冲舉飛昇之迹漢唐文士  
紀述神仙亦無以崔白並舉者足知其非矣

漢衛尉卿衡方碑跋

碑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寬失順其文舉已  
從政者退就勅巾

翁王兩家所釋如此

此謂詔舉賢良務求隱

逸之士方失順詔文乃舉已仕者因此罷黜盧紹弓  
跋釋寬爲寮失爲英以君務在寮英順其文舉爲句  
謂時詔書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寮之賢  
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就勅巾蓋  
令其棄官而就舉也其說既迂曲不可通又失其句  
讀退就勅巾乃指衡君何得轉屬舉者邪勅巾當爲  
飾巾之借字

勅飾通借見呂覽賈公注

後漢書陳寔傳何進袁隗

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寔久絕人事

飾巾待終而已又趙咨傳咨少孤有孝行太尉楊賜

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注以幅巾爲首飾不加

冠冕釋名謂士冠庶人巾退就勑巾蓋免爲庶人也  
漢三公山神碑跋

元氏三公山有漢碑三惟此碑見於隸釋然元明以  
來久無箸錄至道光丁酉沈兵備濤始訪得之載所  
箸常山貞石志碑久湮而復顯椎拓者少故不甚剝  
剝以洪文惠所錄校之十尚存八九可寶也碑有云  
上應口首首上一字右从斤洪釋爲祈沈闕之案祈  
首無義今諦審石本乃是魁字卽魁之變體楊孟文  
頌及劉君殘碑魏大饗記魁字皆如是作漢隸書斗  
皆作斤卽許君說文敘所述俗說人持十爲斗者而  
凡从斤之字則絕無从十者是漢人書斗斤雖相類  
而卻有區別今審此碑魁字左旁稍模黏而右旁之



斤从十甚明洪沈兩家所摹並誤仂爲从斤之字蓋未及細審也此冢上文云北嶽而云上應魁首蓋謂斗魁天官書云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洛書云北斗第一至第四爲魁又引陸績渾圖云魁第三星主冀州又引皇甫謐云斗魁二曰璇宮鎮星主之冀州屬焉是並北嶽上應斗魁之事又云犧用握尺口口口兮禮器孔疏引禮稽命徵云社稷牛角握五岳四瀆角尺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說同此正用其文第二句兮上似是角全二字又鼎足而口缺文當是處字倉府旣盈府當是廩字攘去寇列寇疑是四字沈兵備所釋甚精審多足匡補洪釋惟此數事尙未攷正故爲補釋之

漢盂班碑跋

此碑殘缺殊甚據集古錄則歐公所見已如此今距北宋又數百年日事蠶蟻宜其不易辨識也碑載武君卒年據洪釋是永嘉元年范書沖帝紀有此紀元然史繩祖學齋佔畢據邛州所出公垂校官掾王幽題名石刻書永嘉元年謂今本范書本紀永嘉爲字誤何義門又據左雄傳以證其說然則漢本無永嘉元號今拓本永下一字極模黏蓋亦當作永嘉盤洲變以爲永嘉者習憶范書誤本遂不復諦采耳劉球婁機書麻韻並引此碑嘉字然據洪釋則碑中尙有帝庸嘉之之語是此碑自別有明塙之嘉字不必宋時拓本永嘉元號果明析可摹也

漢郃陽令曹全碑跋

碑紀曹君治郃陽事云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峯嶽鄉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儒樂規程寅等各獲人齎之報李儒等三人蓋皆邑人以徵舉得官者碑陰載出泉人亦有徵博士李儒文優五百是也攷袁宏後漢紀獻帝紀云初平二年李傕舉博士李儒爲侍中詔曰儒前爲弘農王郎中令迫殺我兄誠宜加罪辭曰董卓所爲非儒本意不可罰無辜也曹碑立於中平二年以時代案之李傕所舉當卽文優若然文優前黨董卓後復附李傕其人殊不足取而碑乃盛揚詡之以爲曹君貢諛蓋流俗陋儒所爲汙此貞石矣

吳九真太守谷朗碑跋


曹魏時始置州郡大小中正以銓定九品晉宋以後  
悉承其制而吳蜀兩國於史無徵惟三國志吳潘濬  
傳注引襄陽記云襄陽習溫爲荊州大公平大公平  
今之州都此句疑裴氏注中之注州中正晉宋時盜稱州都大公平之名他書不經見故特釋  
之杜君卿據此謂魏之大中正在吳爲大公平然則  
吳雖置此官固無中正之名矣而此碑云除郎中尙  
書令史郡中正又似吳時並不以中正爲大公平者  
石刻明塙必無差誤而與習氏所紀違悞誠不可解  
或州都稱大公平而郡中正名仍不改乎自陳承祚  
書無志表之作吳蜀典章零落頗多安得巨碣完文  
如此碑者數通一一爲補證邪

吳禪國山碑跋

此碑爲蘇建篆書然多■六書違迂如理作璆鄴作鄂淵作淵夙作夙德作德璆作璆畢作畢及鳳鳥下作四點之類知三國時人已不甚究小學也惟授受二字作授受則足證許君從舟省之說漢隸亦多如此作今說文乃不爾疑後人因隸省一筆追改篆文矣對受祇下一字以拓本審之乃從字吳槎客碑攷引荆谿外紀釋爲悚合於許讀舊本雲麓漫鈔摹作遙則筆畫小誤吳攷及翁覃谿王述庵並作筵字乃大謬碑又云大賢司馬徽虞翻推步圖緯仲翔孫權時徙交州卒此碑立于天璽元年時代相距甚近已有大賢之目知仲翔易學身後卽盛行也同治甲戌

十二月偶檢函中弄本校讀一過遂拉襍記之  
晉太公呂望表跋

此碑自晉及今幾二千年尙不甚剝剝魏穆子容重  
刻本刪其頌詞文句亦多譌舛如以策爲築以書爲  
盡非以晉石原本校讀幾不解其爲何語何其艸艸  
也晉書束皙傳載汲冢得竹書事不云其臧以  
何年此表首引竹書而云書臧之年當秦坑儒之前  
八十六歲杜預春秋後序及史記索隱並云紀年終  
魏哀王二十年臧書當又在其後秦坑儒在始皇三  
十五年上游魏哀王二十年正得八十七歲此表約  
略定之謂當臧于其後一年故八十六歲爾又引周  
志云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于令狐之津令狐在

春秋爲晉地見僖二十四年文七年成十一年左氏傳杜預謂在河東水經涑水注云又西徑猗氏縣故城北又引闕駟云令狐卽猗氏也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西十五里有狐城卽其地然則令狐之津卽涑水矣

北齊西門豹祠堂碑跋

西門君治鄴之政國策及先秦諸子所紀最眾惜散見羣籍未有裒集爲作傳者此碑前半臚述循蹟采摭殊詳博惟以儷文隸事意多隱晦又石本零落文句斷續不能暢讀武虛谷王蘭泉兩家未遑諦覈缺誤頗多今依舊拓本審定補釋之碑云口拒比周治申嚴察璽還口寤主韜亡而警吏拒比周及還璽寤

主並用韓子外儲說語輶亡警吏亦卽韓子內儲說  
所云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輶事輶輶皆車輶耑  
銅材說文車部云輶鍵也又云輶轂耑錯也此用韓  
子語作輶疑北朝本固如是矣論審或卽輶字侯  
更求精拓定之又  
云口班旣別口彩自口班上一字左從馬右缺不可  
辨疑是驪字彩上一字右從夫疑是珰字魏策載西  
門豹爲鄴令魏文侯云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  
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  
皆似是而非也此文蓋槩括其語又云不省書口積  
倉府戎車北首侵口南口侵下一字左旁從土似用  
淮南人閒訓北擊燕反侵地事又弟口行殘文中有  
襄王二字上下文並缺疑用呂覽樂成篇魏襄王與



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此類皆綴緝舊文塙有根據固非率爾操觚者其簪筆聽神及沈巫老事詳史記則人所易知也此碑金石家皆以其殘缺不甚留意審校今爲攷補四十餘字其綜涉淹洽已斐然可見惜不能得其全文也

附補正碑文

校上氏萃編本  
本譌缺者以方匡識之

凡王

口虞傳

口如古之業

口輜亡而警吏

口班既別  
口侵國南口佩

口圍臨事  
口民吏不敢

口圍欺  
口巫老  
口罔姦於波浪  
口灾疹

口罔禱仍  
口翦兇族於黎  
口長於華  
口一開  
口社再祠絕  
口廟  
口萬  
口斤  
口椒  
口如  
口天  
口龍  
口淵  
口納  
口罔  
口黎  
口於

口口  
口神居獨  
口罔  
口燼樂反  
口鱗  
口甲  
口五  
口罔  
口奠

秀而 司州 宗師 入當 樞 口 口 口 俗政 口

勳農 忻 彈鼓舞 口 徒私禮 翼世謀居 容

象 口 肅 河浮圖籀 咸秩報 連率依風毛

畢均美 衛 口 兼雄 調神

碑陰補字尤多今不備錄

周保定四年聖母寺四面造象跋

此碑記文淺俗所列造象人姓名多詭異蓋北朝喪亂關中諸郡異族襍處此碑卽俚俗羌虜所爲不盡通儒義也其被姓有姓閉井者七人閉字古字書所無以字形審之當卽罕之變體漢隸罕字多作閉此尚存其遺意廣韻上聲二十三旱罕字注云羌複姓有罕井氏是其證也蘭泉萃編乃釋爲南井殊誤碑

又有昨和鉗耳屈男同瑋荔非彌姐並羌複姓亦見  
廣韻北史蕭琮傳載琮嫁從父妹于鉗耳氏楊素曰  
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鉗氏羌也是鉗耳爲  
羌族史有明文王跋謂其無攷亦誤又邑子輔國將  
軍中散金曹從事郡主簿地連敦地連亦虜複姓見  
廣韻去聲六至蘭泉厯舉希姓而不及此蓋誤以爲  
姓地也又有王鍾馗馗卽馗之變體亭林日知錄舉  
北史喬鍾馗宮鍾馗證古人以鍾馗命名取終葵之  
義此則碑版文字尤明焯可依據足爲亭林增一證  
矣

唐房玄齡碑跋

此碑在朔德甫時已云磨滅斷續不可攷今所存字

益漫漶予得舊拓本較爲清析偶以王氏萃編所收

本校讀補正逾百字可寶也碑首述其籍貫云清河

鄆縣人萃編缺清河鄆縣四字新唐書地理志兩唐

書本傳並云齊州臨淄人與碑異攷立齡父彥謙碑

亦云清河人則史誤矣碑載立齡祖熊歷清河廣川

萃編缺河以下文缺房彥謙碑亦載父伯熊辟開府

行參軍仍行本州清河廣川二郡太守事此碑與彼

合惟伯熊此碑作熊舊書本傳亦同蓋偶省伯字至

本傳載熊官州主簿則與兩碑並不合當据碑以正

之又碑云今上升儲道光守器長琴振響方嗣虞風

仙管流聲且揚姬化此言高宗爲太子時專山海經

大荒西經云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嵯山始作樂風

此正用其故實姬管流聲則用周太子晉事萃編誤  
長琴爲長奉又缺振響二字下管字及且姬二字亦  
缺其文義遂不可解又新舊書本傳並云玄齡封邢  
國公此碑亦同而萃編邢獨作邢尤誤蓋蘭泉臧本  
摹拓未精故所載缺誤較多也

唐明徵君碑跋

右唐高宗御製明徵君碑上元三季刻石今在上元  
攝山棲霞寺碑載明僧紹及法師僧辯于棲霞山建  
寺刻象未成而卒僧紹子仲璋與沙門法度終成之  
其事頗詳攷梁釋慧皎高僧傳義解門有釋法度黃  
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眾經而專以苦節成務  
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紹抗迹人外隱居

瑯琊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  
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與此碑合又經師門有釋僧  
辯姓吳建康人止安樂寺以齊永明十一年卒其名  
與此碑所述僧辯同惟諦案此碑僧辯之卒當在明  
僧紹前而碑及南齊書僧紹傳並云僧紹永明二年  
卒高僧傳之僧辯旣卒于永明十一年則在僧紹後  
與此碑殊不合疑非一人也正臣書其結銜爲朝議  
郎行左金吾衛長史侍相王書攷唐書無正臣傳惟  
新書高氏世系表載其官爲襄州刺史史子家臧文  
瀾閣傳寫本高氏三宴詩集三卷卽正臣與陳子昂  
周彥暉長孫正隱等唱和詩也卷末附正臣小傳當  
是宋人所作

提要載此書  
爲北宋本

略云正臣廣平人官至衛

尉卿寓居洛陽善詠好客一時名士多所交接習右  
軍書睿宗愛其筆金陵棲霞寺有其所書明徵君之  
碑其云官至衛尉卿與世系表不合張懷瓘書斷亦  
云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習右軍法元宗甚  
愛其書自任潤州湖州筋骨漸備任申邵等州體法  
又變其云官至衛尉少卿與小傳略異然亦不云嘗  
爲襄州刺史表固多謬舛不若小傳書斷之足據也  
今陝西醴泉昭陵杜君綽碑立于龍朔三年亦正臣  
所書結銜稱殷王府下缺字文館高正臣書又陳思寶  
刻叢編京兆府下載正臣所書夏州都督姜協碑乾  
封二年立結銜稱豫王府屬直宏文館攷唐書本紀  
睿宗以龍朔二年生其年封殷王乾封元年徙封冀

王上元二年徙封相王此碑之立在寫杜君綽碑後十四年亦稱侍相王書則正臣爲睿宗潛邸屬官者殆逾十載小傳所謂睿宗賞其筆者此其左證矣又黃伯思東觀餘論記劉焘言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圃中其父宐翁令人發出立之其字畫殊有虞褚灑也宋無名氏寶刻類編載正臣所書碑凡三其二皆在京兆在昇州者惟此碑則此碑殆卽埋沒圃中而劉宐翁發出立之者此本雖新搨首尾尙無剝蝕其字畫適逸劉焘所謂有虞褚灑者非溢美也

唐搨先塋記跋

少溫此記字體多與鄒書違盪畢氏關中金石記及錢氏金石文跋尾言之詳矣然尙有未盡者如枝本



从支而此誤从文經典釋文條例以用支代文爲兩失不謂少溫精究小學亦有此誤  
鑿上本从莘而此誤作莘新本从亲而此省从亲成  
內本从丁而此變从亅竝不合六書至單說文从卑  
叩聲而此作單則嶧山刻石已如此非由少溫臆造  
也碑爲北宋人重刻今又泐失十餘字迺虔卜郃城  
左時口右虔時二字見吳氏金石存王氏金石萃編  
此二字失摹釋文亦闕之今世所傳拓本虔字下半  
與時字上半均尙可辨王氏蓋偶未諦審也元和郡  
縣志京兆武功縣三時原在縣西南二十里高五十  
丈西入扶風縣界又故釐城一名武功城在縣西南  
二十二里宋氏長安志作二十里古郃國也據此則三時原與  
郃城地相近時下一字當爲原字無疑矣

宋刻曹娥碑跋

右蔡卞重書曹娥碑元祐八年刻石以絳帖所摹右軍書本及古文苑會稽掇英集錄本校之無大異同惟以中郎碑陰題字著碑文之前殊乖體例又以元嘉爲永嘉則巨謬也又碑云迎伍君伍君卽子胥漢書古今人表五參五員字竝作五蓋古文左氏傳本如此此碑故書亦作五而蔡書易之又晉以前無花字此碑辭云何悵花落飄零早分花故書本作華亦蔡氏所易皆不講小學之過娥爲巫家子故碑載娥父盱能撫節安歌婆婆樂神漢安二年五月迎五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以婆婆爲巫祝歌舞實本詩陳風齊魯韓三家義爾雅釋言亦釋婆婆爲舞漢書地

理志云陳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陳  
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植其鶯羽又曰  
東門之枌宛丘之柶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  
潛夫論浮侈篇云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合多不  
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  
民熒惑百姓竝其證也范書列女傳乃謂盱於縣江  
沂濤迎婆婆神溺死則似誤以婆婆爲神名蓋六朝  
時毛學盛行三家之義儒者多不習故不知婆婆之  
古訓遂不達度碑屬文之悒蔚宗史才方軌遷固迺  
有此謬良足弋矣

籀高述林卷九

瑞安孫詒讓

記舊本穆天子傳目錄

舊鈔本穆天子傳卷首荀勗敘前有結銜五行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勗

領中書合議郎上蔡伯臣嶠言部

祕書主書合史譙勤給譙勤似是合史姓名然必有譙字勤字書所無疑當爲勤

祕書校書中郎張宙

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記疑當謹並第錄

明以來刊本無此五行惟舊鈔本有之蓋猶西晉時  
校上之舊漢劉向校定古書目錄皆屬於敘後故司

馬貞史記索隱引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爲校書郎  
與荀勖同校穆天子傳宋本高續古史略亦云郎中  
傅瓚卽師古注漢書所引臣瓚者也皆卽指此敘首  
五行也臣勖者荀勖臣嶠者和嶠孔穎達左傳後敘  
疏引王隱晉書東晉傳云汲郡初得此書表臧祕府  
詔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新晉書東晉和嶠傳並此  
不云嶠與荀勖校竹書此  
敘蓋勖嶠二人同進故稱臣而不著姓吳琯古今逸  
史及近時洪筠軒校本所載敘並止題荀勖撰誤也  
第四行祕書校書四字統下傅瓚一行張宙結銜稱  
中郎當爲郎中之誤蓋張傅二人同爲祕書校書郎  
中也李林甫唐六典祕書郎注晉起居注云武帝遣  
祕書圖書分爲甲乙景丁四部使祕書郎中四人各

掌一焉晉書云左太沖爲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

爲祕書郎中

此所引乃十八家晉書新晉書左思傳則刪去中字矣

宋氏除中

字據李說則晉曰祕書郎中宋曰祕書郎索隱引作校書郎者媾文新晉書職官志祕書監屬官有丞有郎則誤依劉宋官名除中字非晉制也此五行不徒可證索隱并可證史文之誤舊本書之可貴如此

記印度麻

英吉利人傅蘭雅譯化學衛生論紀五洲各種人所用醉藥若酒烟之類甚悉印度麻其一也謂此麻土名巴撒拉斯昔之撒刺森人與今亞刺伯土耳其敘利亞人多用之以助淫樂古希臘詩家和馬之請已說採此草樂授人飲可以消憂其源流甚古今四部

人則燃火吸其菸不僅爲飲料也攷元初西域人阿  
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費尼箸書紀元憲宗時滅木  
刺夷部事稱其人善以麻葉醉人使迷名其葉曰哈  
施設又載北宋時其部酋多蓄刺客集童子之悍者  
諭以謨罕默德所云天堂福地之樂旣而醉以異釀  
載入別舍恣其所欲以爲卽天堂福地身死魂升於  
彼得受此樂故人皆樂爲效死前使德國大臣洪侍  
郎鈞譯其略如此  
元劉郁西使記亦略紀木乃奚事同以此證之哈施  
設與巴撒拉斯音相近蓋卽印度麻也木刺夷奉伊  
思馬哀耳教亦祖謨罕默德爲回教之別派其部人  
居裏海東南諸山與回部及突厥正相近故今猶沿  
其遺俗其強盛當北宋中葉其時已盛行此麻用以

釀酒合木刺夷種人久滅於元而此俗猶相沿不絕  
傅氏所記醉藥若高卡葉罌粟之類率起於晚近而  
此麻獨見於希臘古詩哈施設之名獨見於北宋時  
西域史諜蓋異域醉藥之傳於前代者此爲最古矣  
傅氏紀此麻性質最詳而不及哈施設之名且不詳  
木刺夷部人之舊俗附記之以備攷西域風土者之  
助焉

校正李文公集五木經

檇蒲五木玄白判自注檇蒲古戲其投有五合其厥

二作雉自注雉鳥也取二投於白上刻爲鳥案此

韻六至云握檇蒲采名背雉作牛案謂其刻爲鳥二

通作雉蓋卽雉之俗也此亦於五黑上刻其王采四盧白雉牛也自注王貴



當爲續此涉 毗采六開塞塔禿擽擽自注毗賤也全爲王

駁爲毗皆立曰盧厥筭十六皆白曰白厥筭八案此

不宜反少於開塞以敘 雉二立三曰雉厥筭十四牛

次推之疑當作十五 案當白三曰犢厥筭十案疑當雉一牛二案當白

三曰開厥筭十二 案牛一或爲立 雉如開厥餘皆立

曰塞自注如開各一亦屬此采雉或爲白亦屬此采又注

字如開者言雉牛亦各一 如厥筭十一雉白各二立

上也但易三白爲三立耳 牛立各二白一曰禿

一曰塔厥筭五 案亦屬此采 白三立二曰擽厥筭三案凡

厥筭四 案亦屬此采 白一立二曰擽厥筭三案凡

或雉一牛一立二或雉二白一立二或雉一白二牛二

二牛二或白三牛 白二立三曰擽厥筭二 案凡牛二

白一或牛二立一白二或牛一立二或立一牛二或立一或立一牛二或立一或立一牛二或立一或立一牛二或立一或立一牛二

玄三雉一白  
一皆屬此采

右唐李翱五木經文百卅五本注文卅四見李文公

集卷十八

明人叢書有別刻本即從經注譌奪不相  
集鈔出非別有單行本也

應嘗見校宋本已如是蓋讀者以其近戲不甚究心也今以意略爲勘正所載樗蒲投采貴賤甚詳足見古博戲之遺法經列王采四一盧二白三雉四牛攷晉書劉毅傳毅於東府聚樗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荅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焉以此經考之劉裕擲得盧王采第一劉毅擲得雉王采第三但劉

殺云非不能盧不事此耳審其語氣似雉之上貴采  
唯有盧故殺以此自矜竊疑彼所謂雉卽此五白實  
爲王采第二晉唐語異白與雉或互易耳又餘人黑  
犢以還犢卽王采第四惟無所謂黑者黑疑卽毗采  
第二之塞或第四之禿蓋樗蒲采自盧爲五立外惟  
寒爲三立一牛一雉禿爲二立二牛一白午亦黑色黑最  
多故亦謂之黑與五本猶合之投子投俗作骰但古刻木  
爲之其二黑爲雉二白爲牛空其三不刻合刻骨爲  
之而以一至六紀數又古貴盧合貴紅其制絕異耳  
博戲權輿烏曹遠在周秦以前唐時所傳樗蒲猶近  
古習之韓門高弟亦復爲此雅戲合古法久亡問以  
盧雉貴賤類莫能辨識唯藉此篇猶見其大較故爲

正其譌字聊爲耆古者塵羹土飯之戲爾

記元管軍上百戶銅印

壽州官舍掘地得殘骸有古銅印一蓋前代官吏之死於兵者藁葬于此印其所殉也知州施照之幼子得之以爲珍玩同治甲子春家大人攝分巡廬鳳以襄喬撫軍營務暫駐壽州余隨侍官齋介友人易得之印文爲蒙古字七印背鐵漢文十六右曰管軍上百戶之印左曰大德元年中書禮部造攷元史百官志上百戶所百戶二員蒙古一員漢人一員俱六品銀牌卽此官也其曰管軍者元志載諸路萬戶府上萬戶管軍七千之上遞減至下千戶管軍三百之上而不載上百戶管軍之數蓋當在三百以下矣元

志又云禮部鑄印局掌凡刻印銷印之事故此亦云中書禮部造也馮氏金索載元萬戶印寒公萬戶之印及益都管軍千戶建字號之印並漢篆此獨用蒙古字推測其故疑上百戶二員蒙古與漢人並用印亦有蒙古字及漢文之異與元史蕪函不載鑄印法式此足以補其闕故備記之

記彝器款識黼黻文

書咎繇謨十二章周禮畫績五章咸有黼黻故爾雅釋詁云黼黻彰也又釋器云斧謂之黼郭注云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已相背書禹稷偁孔傳云黼若斧形也黻爲兩已相背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亦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黼謂刺繡爲已

字相背以青黑線繡三說略同蓋起於魏晉之世而漢書韋賢傳顏注則云紱畫爲亞文亞古弗字也其說與古不同阮文達鐘鼎款識據顏說謂亞當爲亞云古畫黻作亞形明兩弓相背非兩已相背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兩已之已何物邪得非兩弓相沿之誤與漢書注語必有師傳非師古所創近陳恭甫郝蘭皋並從之其說甚塙蓋金文凡作亞字者卽古之黻文所謂兩弓相背者筆畫相連從衡屈曲象弓體之往來非真畫爲弓形也以此推之古文章以黻黻爲最重金文亞形甚多不宐唯有黻而無黼竊謂金文有爲鼎形者宋人皆釋爲析字其文亦恆見殆卽黼文也何以言之凡斧皆一刃旁出而爲

登以著柯合古銅斧有存者尙可見其大略

詳程瑤田通藝

錄

蓋畫斧之形本爲

合所見虢季子白盤或字作伏斧或形略相類篆文

約略寫之則爲H或趨便省之則爲U更省之則爲十是其曲畫上下出者卽刃也直畫旁豎者卽柯也日者上下各一斧同柯連理合日爲鼎則成四斧猶之亞字左右二弓直形相背上下兩凹橫弓形亦相背然則亞雖云兩弓而從衡通其僻而同氏亦可謂之四弓是鼎爲四斧亞爲四弓其比例正同也且古尊彝盤盂之屬外容突爲華紋亦多爲鼎亞兩形詰屈蟠互迭錯滿體令人謂之蟠螭雲回形諦審之內皆函無數鼎亞文足徵諸章中此爲最重而其用亦尤廣至冕服九章合所見金文或爲山文龍文藻文

宗彝文與服章大略相同則非亞之卽爲黼黻亦可互證後人不寤乃以亞爲亞以非爲析於形義咸無所取惟阮氏知亞爲兩弓形深得黻之象義而尙未知非之卽爲兩斧形謹據金文比例推定之世有治古文篆籀之學者或當以爲不謬乎

記漢趙縉仔印繆篆

右漢縉仔妾趙玉印汲宋時王詵始得之定爲趙飛燕物元時曾弄顧阿瑛金粟山房明嘉靖閒入嚴分宜家後迭臧項子京天籟閣錫山華氏眞賞齋李日華六研齋 國朝乾隆閒爲錢塘何夢華文學所得後歸仁和龔定菴禮部道州何子貞編修今臧南海潘氏海山仙館其源流最古此本卽夢華手拓以詒



青田端木太鶴舍人者有舍人手跋并錄檀閒李日  
華題識附於後余頃從舍人家購得之何拓渠眉明  
媿舍人書亦絕適雅良足寶觀攷捷仔說文人部作  
捷仔漢書外戚傳作捷好此卽捷作捷爲同聲段借  
仔則用正字舍人跋作捷好蓋偶筆誤卽文篆勢絕  
奇琢畫閒多增羨鉤析蟠道詰屈不主故常捷右旁  
捷从巾爲左右互相拘絞形妾中从干亦如是作仔  
左旁人外綴鈕鼻形二而內爲絲文袞纏之者三右  
旁予內上端亦爲鈕鼻形一而趙字右从辵今易天  
爲女右从肖綴鈕鼻形二又於止肖二形閒鏤小空  
如鳥首者三而鐵其標以象喙尤爲詭異校之周秦  
彝器及兩京鏡洗諸文咸無此體斯亦奇矣攷漢書

藝文志及許君說文敘紀秦書八體五曰摹印而止  
新甄豐校定六書則第五爲繆篆班許並謂所以摹  
印明秦之摹印亦卽用繆篆段若膺謂繆當讀綢繆  
之繆是秦漢璽印文字當自爲一體謂之繆篆者取  
其絲縛糾屈以檢奸僞而輔信用義固各有當也然  
漢尉律亦試八體而今世所存漢印甚多文率簡省  
樸拙卽周秦古璽文多作鈔或作  
埵或又省作尔間有存者雖與古  
文微異要亦甚簡易絕無爲繆篆者唯此印文特絲  
詭深合綢繆之義而趙作鳥形則又兼秦八體之蟲  
書亡新六書所謂鳥蟲書者宋薛尚功所摹秦璽文  
亦蟠屈爲蟲鳥形蓋繆篆體勢本如是秦璽始皇所  
制極刮摩追琢之精固宜用摹印正體此雖私印然

宮闈珍祕必尚方巧匠所爲亦當不違尉律至漢時公私印章則鑄冶鑄率出流俗書史捨難趣便應時取辦自不遑以綢繆爲工無足異也彝器古文率多簡約而王楚薛尚功所摹商鐘及今所見吳季子之子逞銅劍文亦有類此者竊意繆篆實權輿於三代或尚周官掌節符璽之遺型而李斯程邈諸人損益用之其書亦自有義例非苟爲增益點畫以示別異者故秦八體旣垂令甲兩漢學僮猶相傳習世代懸遠舊文亡佚八體署書及書之等今遂不復見唯摹印繆篆藉此印及秦璽存其辜較固足珍爾至王晉卿屬之飛燕近人又或疑爲鈎弋咸胤定無徵而文士者奇佞古輒相附和遽以絕代茗華於慕芳豔

豈知其文字之實爲繆篆之嫡傳固不藉鉤弋飛燕爲珍重乎

劉恭甫墓表

羣經義疏之學莫盛於六朝皇熊沈劉之倫著錄繇夥至唐孔冲遠修訂五經正義賈元徐楊諸家廣續有作遂徧諸經百川洞注瀕爲淵海信經學之極軌也南宋以後說經者好逞臆說以奪舊詁義疏之學曠然中絕者逾五百年及聖清御宇經術大昌於是鴻達之儒復理茲學諸經新疏更迭而出或更張舊釋補闕匡違若邵氏郝氏之爾雅焦氏之孟子胡氏之儀禮陳氏之毛詩劉氏之論語陳氏之公羊是也或甄撰佚詁宜究微學若孫氏之尙書是也或

最括古義疏注兼修若惠氏之周易江氏之尙書是也諸家之書例精而義博往往出皇孔賈元諸舊疏之上蓋貞觀修書多沿南學率於時制別擇未精易則宗輔嗣而祧鄭虞左氏則尊征南而擯賈服尙書則崇信枚姚使伏孔今古文之學并亡厥咎郅鉅加以義尙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爲彌縫冲遠五經各尊其注兩不相謀遂成違伐若斯之類尤未先愜而近儒新疏則扶微擴佚必以漢詁爲宗且義證宏通注有回穴輒爲理董斯皆非六朝唐人所能及叔明疏陋邵武誣僞尤不足論然則言經學者莫盛於義疏爲義疏者尤莫善於乾嘉諸儒後有作者莫能尙已嘉慶之季爲義疏之學者又有劉先生孟瞻

治春秋左氏傳謂鄭賈服三君古義久爲杜氏所晦  
蝕孔疏不能辨也乃鉤稽三君佚注精校詳釋依孫  
氏尙書疏例爲左氏疏證凡杜孔所排擊者糾正之  
乾沒者表箸之草創四十年長編裒然疏證則僅寫  
定一卷而先生遽卒其子伯山先生繼其業亦未究  
而卒伯山先生長子恭甫知縣紹明家學志尙閎遠  
念三世之學未有成書泐立程限銳志孳纂屬稿至  
襄公四年而恭甫又卒千秋大業虧於一篲斯尤學  
人所爲案歎而不釋者已恭甫名壽曾世爲揚州儀  
徵人曾祖錫瑜國子監生祖文洪優貢生侯選訓導  
歸孟瞻先生父毓崧優貢生薦舉八旂官學教習卽  
伯山先生配李宜人子一師蒼恭甫少穎特工文章

長承庭誥遂通許鄭之學資材開敏行誼純篤事繼  
母黃以孝聞姑適田嫠而貧歿爲經紀其喪又謀所  
以恤其孤皆人所難能者湘鄉曾文正公開府江甯  
重其學行延入書局所校刊書史多精善同治甲子  
光緒丙子兩充江南鄉試副榜貢生旣不得第乃以  
佐戎幕保舉知縣加同知銜非其志也體素充實旣  
穎精左疏而兼治局書校警文字之役精力耗損猶  
不自已光緒辛巳秋由江甯返揚州邁微疾竟卒年  
止四十有五謂非經生之厄運與同治中詒讓侍親  
江甯始得識恭甫於時大江南北方聞之上總萃於  
是寶應劉君叔俛方繼成其父楚楨先生論語正義  
甘泉梅君延祖治穀梁亦爲義疏而恭甫治左氏爲

尤精詒讓尙督不學幸獲從諸君子之後亦復希光  
企景儼重疏周官以拾賈氏之遺闕閒有疑滯輒相  
與商榷必得當乃已曾不數年踪跡四散詒讓旣南  
歸叔俛主講鄂中其書甫刻成而卒梅君書僅成長  
編數卷亦卒二君之亡恭甫輒馳書相告愴師友之  
彫謝愴大業之難成若有不能釋然者其卒之前兩  
月猶詒書詢笠轂疑義詒讓爲據考工輪轂度數考  
定其說以復之恭甫得之則大喜報書謂編左疏已  
至襄公而以早成周官疏爲勉方歎恭甫勤敏其書  
旦暮且有定本白願庸竊六官疏未及半深恐不能  
速成以副良友之望而孰知恭甫之遽止於斯乎恭  
甫所著書自左疏外有傳雅堂集若干卷又著昏禮



重別論駁議則因伯山先生之緒論而申證之者其在書局分校南北史則有校義集平之作在江甯從李大理聯焉遊則有臨川荅問之作論文好包氏文譜又爲之類釋書率精博可傳其它分纂地志尤夥以非其學業之大者故不復論獨論其左疏以見三世經業垂成而不克者爲可惜也

筭策櫝銘

繫古造文筭維弄竹一握六觚代遠悠繆宣城休甯甄微廣學作茲籌策幹數之軸從衡參午棄除盈朒明示以祿用昭徇稽常弄不誤浚長所勸九章四元庶究藝奧

又

九九之策數究天地三統四分惟古憲是肄

銅矩銘

望銅爲矩其方周尺三寸六分其方以其一爲之  
厚陽爲周髀積矩句股徑隅之數五五二十有五  
陰爲圓規其徑三寸其圍九寸四分弱祖沖之密  
率之數也依圍徑求周密率圍徑一周三一四一  
二釐四豪七秒七忽有奇釐豪以周當爲九寸四分  
下差數微眇不能鏤刻故畧之交午畫之達於  
四維以識考工倨句宣橈柯磬折之形孫卿書曰  
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茲矩不及五寸而方圓形  
均之數備焉於以制器明象稽覈經義厥用甚宏  
乃繫之銘以頌之

商高之經首明積矩旁要互乘開方五五右方  
矩

圓出於方雜而不透徑圍互求密率可繫弦觚參五

倨句磬折

右圓規

四代尺銘

布指知寸布手知尺積爲尋丈用無斃持周髀疑

渙釋

右周尺

惟漢之尺合不及咫元延建初厥制無侷

右漢儻尺

李從胡橫索黍紛訛記此程品用攷厥差

右宋三司布帛尺

惟正度衷于聖用攷工永作程

右工部營造尺

研銘三首

江甯冬武湖濱出古甓旁文六曰富且貴至

萬世端文二曰富貴篆法方雅蓋漢物也友

人以一由爲贈迺使工琢爲研而爲之銘

富貴浮雲孰云萬世惟聖壘經億載不敝

富貴殘專研銘

研爲三角形圓  
其中爲研凹

句股弦中容圓甃雖缺用則全用布算求天元

瀏陽菊花石湘中奇產也曩讀譚瀏陽菊花

石研銘七章文采焯若秋裊淒然龔生玉碎

心竊憐之光緒癸卯閏月湘鄉劉吉園總戎

祥勝

以所藏研一方見詒秋英五朵宛如寫

生宜乎昔賢之愛玩不置也奇石一拳傳書

千古夷惠異趣何閒曩哲因反譚君銘意爲

豪語以自遣張老善頌竊比瑤英之長芳揚

子反騷兼幸替蘇之有託爾

海枯石爛筭不朽秋英的皜散放蕘與我作研勝壑

日禮堂寫定長壽考揮拓日精發墨守

商周金文拓本題詞

光緒初元余得漢陽葉氏金文拓本二百種  
有龔定菴禮部攷釋題字信足寶也因檢匣  
中藏拓本二百餘種益之莊成四巨冊因題  
百廿八字於冊首

六籍秦書吉金不汨倉簡籀絲祭乎珠畫蘄壽綽綽  
僂伐蔑麻義碑浹憐祕甄王薛幼習奇觚長窺寶鬲  
目誦手撫思誤爲適氈蠟傳迤莊池什襲匪云玩物  
良慙探蹟

謝與宋謝天申先生贊

宋謝閣門天申先生爲程門高弟事略見朱

子伊洛崩原錄及黃南雷宋元學案先生舊  
居瑞安二十四都謝奧迄今苗裔蕃盛猶能  
守其祠墓蓋其遺澤遠矣光緒戊戌其裔孫  
錫佩屬爲贊將以刊其墓隧敬書四十八字  
用識景行之忱焉

繫維先生邁德元豐道南承統伊雒是宗指擢誠敬  
經闡學庸周許同調楊尹齊踪崩原箸錄考亭折衷  
穹碑幽隧永式高風

永嘉郡記集本敘

永嘉郡記者劉宋鄭緝之之所撰也時則距太寧郡  
府之開未盈百祀紬永初山川之記奄稗甘州鄭君  
以澹雅之才斐然有作吾鄉圖牒斯其權輿雖復陸

任地理之鈔佚而無攷隋唐經籍之志闕而未錄然  
而劉玄請之箋世說徵系謀于琅邪質高陽之輯農  
術紀筮筮于竹箭誨古辨物咸資取證是則南北之  
際傳播殊廣凡在閩達靡不綜涉故知援據之夥顧  
由于紀述之開雅矣天水以後傳帙既亾地學之儒  
甄錄尙眾或稱永嘉地記或稱永嘉記亦作志斯  
竝文偶媾易誼相通段楫署任情討覈匪要其柘林  
水一條樂史所引又題謝靈運永嘉記尋檢它書悉  
無茲目今案謝公以景平踐阼永嘉作守覽陟無間  
文藻斯盛赤石翫勝帆海標其高詠地肺揮幽名山  
箸其遊志若此遺文每同斯記則宜黃所述不爲無  
徵或二君竝時各坐簷製或三寫成誤繆題甲乙未

可知也鄭君述造頗多而名德弗曜沈書李史姓字

蓋闕惟隋志有孝子傳十卷

唐志作孝子傳讚

云宋員外郎

鄭緝之撰官秩所至略可攷見唐志又載其東陽記

一卷然則其爲二郡作記或由游宦所至抑卽箸籍

在茲編素俄空尤難凡定已今讀其書敘載翔實雖

復鹹佚之餘劣存百一而肇典午之渡江還彭城之

膺籙舊聞隊記猶見卓較揚推

善可得而言原蠶

之禁箸于周官荐再之訓徵諸爾雅自舍人述注沾

二虫之形丁度撰韻段蛇醫之字異文寢孳左諭蓋

寡而此記永嘉八蠶厥有蜃珍岐海方言旣遠符于

經誼適人代語復廣濬于字書其善一也樂成故縣

肇建金行劉昫唐書別爲城字曩讀李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舊



寫本及孫氏星衍校校本並作樂樂史太平輿地之

帙杜州郡門馬馬端臨通類之書昌黎路應之

碑襄陽永嘉之什並相符合輒有然疑而此記佚文

亦多同劉氏斯知成城兩通未容專固例之冤句侯

國不能執太史而庠班書胸忍縣名固難信徐鉉而

疑闕記寧康方州之籍雖云無徵開運詔定之編蓋

知非誤孤文未蝕足讎舊史其善二也甌維古國因

水箸僞商漚周歐主名無改而桑鄜古笈未詳漸水

之東黃齊合經靡究漢亭之蹟緜古茫昧津逮罕聞

里俗承譌采聲罔實遂以枯谿之支委滂甌江之專

名亦若漢經大別繆仞之山泐絕河東猥引贊

皇之水沿流忘原設莫甚焉此記則云甌水出水窰

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觴原既顯流別斯  
分砭俗匡違厥益到鉅其善三也鴈蕩靈嶽雄峙南  
戒斤竹越嶺蓋知康樂之已窺玉清伐材迺騰沈括  
之妄說而固儒耳學競相附和卽有疑難未得折衷  
此記有云樂城縣三京亭是送行人之所其地卽今  
之照膽谿是也斯則輟道所出無殊九達之墟神秀  
蚤彰迺在六朝以上夢谿之疑不言可喻其善四也  
至于里聚廢遷陵谷遂改誦訓失官履約無紀嶮岑  
千里終迷西隗之峯神淵九回久沈硯谿之石多藉  
茲編略識名陞徒以屨見琴籍艱于尋覽俗記剽寫  
譌奪百端國朝姚安陶珽益嘗略采一二屏箬說郭  
此非陶宗儀元本若干同年生黃巖王君蛻處見汲  
古閣寫本說郭七十卷乃未經增改者內無永嘉郡

記則爲陶琬所增無疑其所輯廖廖數條既不  
咳前又不注出處謫妄甚多今亦不復前校

富于鈎甄亦詳于萌柢偶涉攷覽輒爲歎息爰竭

諉聞重爲茵輯目誦所及摭摭略荀錐指有得申證

頗眾所采之書以宋元以前爲斷至明以後書惟據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錄帆海山一條以它書

別無所見宛谿精博必有依據且上象之輿地紀勝

其時尚有完本宛谿所引或出彼書也至于郡縣地  
志及流俗類書展轉既悉凡五十餘條定箸爲一

不足憑交句異同亦不復校

卷放東陽記也吾郡文獻宋廖圖記悠繆詒讓嘗事

碑校刊厥外悟觀得舊經用資參檢而宋元諸志隲

隊遂等于邱墳齊梁以前閭習迺同于巢燧補闕拾

遺僅此朔厝瓊璧零璣彌足珍貴屠維大兕校集粗

竟臧匿十載重爲理董聊付殺青貽之方來庶幾神  
帆仙石句絕代之殊聞蠺嶼魚倉荀職方之典錄云

爾光緒四年歲陽在箸雍陰在攝提格厲皋之月望日甲子瑞安孫詒讓書於江甯之瞻園

溫州經籍志敘例

郡邑之志經籍者蓋土訓之駢枝書錄之流裔也關

東風俗之傳墳籍成篇非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有墳籍志見劉知幾史通書志

嘉泰會稽之志遺書有錄方志書目此其蕪滌元

明舊記多沿茲作厥後撰著漸解紀載難悉遂册專

志別帙單行簿錄之體不淆釋地徵文之例斯爲宏

焉地志書目別爲專書不知始於何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十有祁承燦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曹學

佺蜀中著作記十卷周天錫慎江文徵二十八卷載明

承嘉姜準亦有東嘉書目考諸書均不傳無由知其

體例洪亮吉更生齋甲集三有邢澍全泰執文錄敘傳其書仿歷史文志而參以經義攷之例合亦未

見其溫州白唐呂來魁儒璋學纂述斐然而圖經所

載庫具書名不詳崖略疑扁跡謬評討摩資

惟嘉慶平陽縣

志道光樂清縣志經籍一門畧存敘跋湯成烈咸豐

永嘉縣志彙體裁淵雅其執文錄全用朱氏經義

之例然所紀者止于一縣且永嘉諸儒遺書湯多未見故亦未能詳備今特為補輯

成斯編猶存辜較兼拾闕遺匪敢謂梓桑文籍盡葡

亏斯然唐宋而後嘉道目前凡人尚存者著述不收謹遵四庫總目例也

耳目所及者夾略具矣

中壘校書是有別錄釋名辨類厥體綦詳後世公私

書錄率有解題自汲宋之崇文還 熙朝之四庫

目誦所及殆數十家大都餘簡攸殊而軌轍不異至

於篇題之下著侈敘跋目錄之外采證羣書通攷經

籍一門實勦茲例朱氏經義攷祖述馬書益恢郭郭

觀其擇擇羣執研覈臧否信校讎之總匯攷鏡之淵

極也此書之作意存咳菴故輒遠軌鄱陽近宗季水  
庶廣甄錄用備攷稽

劉略班執類分目六厥後荀勗荆四部之名王儉樹

七志之目分別部居襍而不越勝朝地志所紀執文

多目人次

此例亦不知助予何書宋高俚孫劉錄載戴阮王謝四家著述各以族姓相次又與

此不

義類紛舛實葦史裁蓋經執異軌史子殊原不

有區分曷資參證故此編分類一遵四部至予子目

分合古錄多殊惟

乾隆四庫總目辨析最精配

隸尤當今之編簞實奉爲圭臬焉

總目所分子目其書或温州著述所

無者則依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例標目某類無

目錄之別存佚自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始也朱氏

沿厥舊規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曰闕者篇簡俄空

世無完帙也有曰未見者弄臧未絕購覘則難也四者即分實便檢泐然存闕茲憑目諗不慮譎躋惟未見與佚雖著有無足爲左契而時代遷易未可刻舟朱書之例原始明代還丐國初志錄所收若偶未見於不注佚今去朱氏幾二百季上游勝朝尤爲遼邈豈無瑋篇珍帙晦而復顯咎難尋購今則通行而隱祕之書湮沒已久傳播殆絕無事存疑故此編未見之書所據臧目斷目

昭代明人所紀並入佚科

凡明時有槧本者雖國朝諸目未經著錄

佚注

未見又黃氏千頃堂書目所收明人書至博然多存虛目不必真有臧本故雖時代匪遙其不詳卷帙者

於注 更有書匪目覩而傳帙塙存者如四庫全書

皮儲

天府釋道兩家各有專臧

釋書據雍正中臧經館所槧龍臧彙

記道書據明白雲不必經覽卽定爲存分別觀之是  
書道滅目錄詳注  
在鴻博

網羅放久有異覽臧書不盡存目安徵實唐修五代

經稽志附注亡書悉據梁有梁有者阮孝緒七錄所有也朱氏經

義攷所紀卷數多援史志實事求是此爲精例是編

廣意蒐尋必求審諦凡隱篇祕笈久無傳本者苟著

在前錄悉注行開書目所無別據它書錄人者次注

正浙江通志及近時府縣志以省餘宛書名卷帙校覈

志見通志則不注府縣志以省餘宛書名卷帙校覈

異同並用榻采摭之本原且證論佚之時代其見存

舊帙紀述稠疊博引繇俾有類旒綴然如經籍藝文

史家專志量陳鄭馬儲臧古目以及乾隆四庫

提全書之綱要晉江千頃粹五史之闕文千頃堂書



明史執文志案見朱彝尊明詩綜八十九及廬文雅  
抱經堂文集七其所載書較官撰明史更爲精博至  
每類後所附宋遼金元人書則又呂補四太鈐鍾執  
度之闕畧故雖出近代實目錄家要帙也  
林津逮文苑凡卷帙異同流傳廣狹是實足徵不宐  
從略故今凡遇此諸目所收無論存亡均爲詳注也  
宋志所無者取說燦補志元史無其文志夾取錢大  
昕補志趙希弁讀書附志本附是志之後合夾與量  
志一律

錄人

古書流傳寢遠遞更鈔梓名淆亏婁刻卷異亏重編  
苟不辨其原流將至展卷茫昧此志亏見存之書標  
顯卷數悉遵舊本具有新槩重定篇第彙互則附注  
下方使先後昭晰優劣粲然至亏區編逸籍敘錄多  
慙媞易分并尤難鉤核今則據舊目目歸厥初證羣  
籍目廣其異名期從朔卷必徵全附摺廢文用資攷

覈

彭城史通首論限斷地志書目蓋夾宐然世俗崇飾  
人文恒多假借總其凡取厥有二端一日僑寄一日  
依託蓋郡邑之人遷徙無常父子之閒籍貫頓異如  
不有畛域則一卷之中人殊燕越體例蕪襍不足取  
信此編所收文籍區別特嚴大抵自內出者錄父而  
刪子如經部錄葉味道儀禮解而子呂父尙溫產子  
則異籍也自外入者錄子而缺父如集部錄徐璠二  
錄徐定春秋解之類呂子已士箸父猶厲公也至如僞作新編  
嫁名前哲研究既難采錄宜審合凡遇鈔逸舊籍埒  
有主名如鄭景望蒙齋筆談卽鈔葉木授厥梃芟槩  
迅芟發其有書非襲舊人實傳疑如周禮詳說題則

姑爲綴錄呂竢參定凡此諸類舊存今削者更加延

證別爲辨誤庶知刊刻有由異乎遲臆棄取其郡縣志未載

而它書誤題溫州人者夾附辨之恐後人不攷誤據呂補入也

敍跋之文雅俗襍粗宋元古帙傳播浸希自非繆悠

悉付掌錄明氏以來略區存汰大氏原流綜悉有資

攷校義旨閱眇足其誦覽凡此二者並爲擗采或有

督士剽剽雅馴既少書林衙鬻題綴猥多則塵存凡

日用歸簡要張氏臧書志云習見之書序跋皆塵存目今畧放其例若編帙既

亡孤文塵在則縱有疵類不廢迻騰復以馬朱兩攷

凡錄舊文不詳典據沾媿塗竄每異本書偶涉讐勘

輒滋齟齬合亦依張志之例凡舊編具在者姑迻寫

元文不削一字年月繫銜亦仍其舊凡敍跋文字從他書采入者並

依朱考於文首揭著某某敘跋其據本書甄錄者既備載全文則姓名已具故不復冠以某某敘跋之類亦張氏臆也其有名佗孤行棧徵宅籍者則葡楊根柢

丛箸卷篇庶使覽者得以討原不難覆檢至亏辨證

之語刺剝叢殘實難稽覈朱考概標其曰尤爲延略

今則直冠書名用懲肥造辨取昆小學攷已有此例持此書名之下兼及卷數

與彼小 有刪無改夾殊專輒

祿利與而經義濫風俗敝而小說滋劇緝執文別裁

宜審而千頃書目附制舉亏總集百川書志入傳奇

亏別史榛楛勿翦宏達所嗤此編蒐羅務廣甄擇特

嚴凡此兩門雖古帙流傳輒汰若高明誌記頃喬義則劉康

社四書孤嶼草庶使野言詭說不淆文史至亏諧謀

一類古志例收然隋唐以前崇尚氏族斜上旁行悉

登官簿自譜學論廢私書餘襍前刪後修此分彼合  
篇帙日增不可殫究故四庫總目不大此日分韻  
編姓帙附類書舊志亏家謀閒登一二今竝削之  
詔定官書襍成眾手史志所著撰人或惟主監修或  
庶顯經進理無專屬逢例未聞況復斷地爲書方隅  
攸限凡在茲科宜泐蓋闕至於游宦名賢實多載述  
如緝之郡記開編譜之閱規子溫橋錄萃永嘉之珍  
產攷徵所藉捫輯須詳然主客之閒當有畛域而溫  
州舊志於與本郡箸述相厠尤爲無例今別錄爲外  
編一卷以爲蒐討舊聞之助

兩漢經儒學有命氏劉班所載師法焯然朱攷凡所  
標揭以氏繫名例雖刪大意則同貫此編所紀不盡

詰經之書竊取敬鄉之義故所稱述於沿朱例至朱攷舊粹羣書雖區世代然不標明易滋淆舛今各加

識別俾尋覽瞭如一代之人或有先後則於據科第

生卒之季略爲排比千項堂書目別集一類悉以科

試錯出無緒遂多種復今悉依學人題名爲次度可

較若畫一至雍正通志及萬曆乾隆二府志選舉一

門科榜先後每多乖異則並依萬曆府志爲其有義

正諸貢及無科第者並約其時代明於其後士逸民身邁易姓苟節崇肥遜則仍係故朝若宋林

朱希晦之類謹遵四庫總目例也至亏姓氏久湮事實

不著者則附一代之未用竢攷定再爲敘次

寫錄之次馬朱互異貴與殫心舊錄故敘跋繫晁陳

之後錫鬯博綜佚聞則傳狀冠志目之前凡此科條未爲允協今之寫定輒爲更張大抵每書之下敘跋

爲首目錄次之評議之語又其次也其有遺事叢談

略綴一二苟地志已具則無貴餘徵

凡通志府縣志有傳者並不復

詳其事蹟

至亏申證精奧規檢譌誤一得之愚不敢自祕

殿亏末簡以質大雅已巳之夏屬橐伊始寒暑再更  
條緒猶太凡爲卷三十有三外編二卷辨誤一卷附  
焉箸亏錄者一千三百餘家所目見者十一而已自  
知徒殫旬集之勤未窺述作之旨紕繆奪扁懼弗克  
免用竅方聞理而董之

師奎父鼎拓本跋

此鼎一吳並箸錄奎載兩文字書咸未見吳倚屋釋  
奎爲古文寶字之省其說無徵殆不足據今攷智鼎  
井叔易智赤金

字从林从大从玉阮文達釋爲

璠此空字从大从玉疑卽瑩之省亦璠字也說文玉部璠三采玉也从玉無聲林部爽豐也从林爽爽或說規模字从大卅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留鼎瓌作瑩者省卅而从大从林此作空者又省鞣而唯从大展轉省減幾不辨其聲母猶多父盤以文爲般孟鼎以芍爲敬也古从無聲之字與大義多同爾雅釋詁撫大也經典亦多通用如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鄭注云大以肥美者特爲饗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膾膾大也有司徹云侑主人皆一魚加膾祭于其上周禮腊人注亦謂膾大二者同是也又禮有大尊亦曰甒故燕禮云君尊瓦大禮器則云君尊瓦甒是魚肉大饗之膾瓦尊之甒並通謂之大則璠玉或亦得稱大玉



故此以璠爲奎足相參證也載字金文婁見如宄彝  
宄卣趨尊趨曹鼎皆有載市之文阮文達云載卽韋  
之繁文許印林則謂當是韎字其說皆不塙依字从  
韋戈聲以聲類推之當與纚相近說文糸部纚帛雀  
頭色从糸毚聲載纚聲義略同猶經典通以纚爲才  
也才从纚纚禮經作齋士冠禮玄端齋鞞注云士皆齋  
韋爲鞞引玉藻曰鞞君朱大夫素士齋韋此云載市  
卽禮經之齋鞞也詩周頌絲衣載弁俶俶汪容甫謂  
載弁卽齋弁說亦可與此互證蓋帛織絲爲之其字  
宜从糸故齋色帛謂之纚市制韋爲之其字宜从韋  
故齋色韋謂之載一義古各有正字分別較然漢以  
後纚載咸廢不用字書遂不見載字經典率用齋爲

帛章之通名而正字遂爲借字所奪金文雖多奇詭若以形聲字例悉心推校尙可得其梗概大抵如是矣

康侯鼎拓本跋

右康侯鼎銘六字吳荷屋筠清館金石錄吳子苾攬古錄並箸錄第三 字爲康侯之名荷屋釋爲手子苾釋爲耄吳清卿釋爲封以爲卽康未器今諦審之實當爲毛字說文毛部 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篆文衰曲此文變爲直下其琢畫同也師遽啟旄未旄字作 偏旁毛亦作 可與此互證康侯毛卽康未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不詳康伯之名杜預春秋世族譜及史記索隱引世本並作康伯髦余前據周

書作雒命康叔字于殷中旄父字于東知中旄父卽  
康伯髦今此鼎又作毛毛髦聲類並同古多通假此  
鼎篆文明析當爲正字矣康叔之康鄭康成書注以  
爲謚號馬融王肅孔安國並以爲畿內國名孔穎達  
書疏則謂康叔爲國名康伯爲謚號此鼎可證其誤  
然以作雒及此鼎互證之疑康叔初封康侯後封衛  
爲衛侯而以康侯封中旄雖字東猶兼其故封不改  
故此鼎猶僞康侯余曩校周書疑康伯字東卽三衛  
之庸謂康伯或當爲庸伯今見此鼎乃知前說殊未  
審故詳論之以識吾誤云爾